

## B.11

# 观念的力量：美国因何退出《巴黎协定》？

刘元玲\*

**摘要：** 相比奥巴马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所持的积极立场和态度，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和政策逆转在美国内外都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究竟为何要退出《巴黎协定》？本文在国家人格化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 ABC 理论对此问题进行分析，阐明了不同的观念系统对美国气候外交所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当前主导美国气候外交的观念系统所呈现的几个特征，即绝对化要求与随意性态度、过度化概括与罔顾事实、糟糕至极与偏见并存。主导气候外交观念系统的新特征也凸显了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其对外决策风格与气质的改变，这种改变实际上也是最近几年美国自身内部变化的外在反映，对全球气候治理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特朗普政府 《巴黎协定》 ABC 理论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又因其巨量的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自气候变化问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在全球治理领域成为显学以来，全球气候治理一路走来

---

\* 刘元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经济。



历经风雨波折，高低起伏不断，美国的立场态度与政策行动对这一进程发挥了直接的重大影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采取了与前任截然不同的立场与行动，尤其是在2017年6月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引发国际社会热议。深入分析和探讨美国退出该协定的原因，对我们认识当下美国的气候政策与行动甚至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全面认识和理解美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 一 相同的问题 不同的应对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各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就科学界而言，存在相对较高程度的共识：全球气候变暖客观存在，这与人类的活动尤其是使用化石燃料排放温室气体直接相关，因此需要积极应对。然而在政策界，随着美国两党矛盾激化且愈演愈烈，反映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则共识程度相对较低。因此，伴随美国政治周期而呈现的气候政策，有时表现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连贯与稳定，有时则相反。自与众不同的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他更是将“前人栽树后人刨根”的风格发挥到一个更高水平。面对同样的气候问题，特朗普政府与其前任奥巴马政府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和态度。

### （一）奥巴马时代的气候政策与行动

奥巴马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秉持了三个基本的观念并基于此进行相应的联邦层面的政策部署与行动。他承认全球气候变暖这一事实正在发生；认同全球气候变暖与人类的活动尤其是人类使用化石燃料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之间关系紧密；支持采取各类政策与行动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在此三段论的逻辑基础上，结合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美国的经济冲击，奥巴马开启了他的“绿色新政”<sup>①</sup>，其主要依据在于：美国积极应对全球气

---

<sup>①</sup> 2008年奥巴马在总统就职典礼中，将绿色作为主题色彩，并在就职典礼中提到了美国将在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世界领导力，“绿色新政”因此成为外界对奥巴马施政的预期。



候变暖可以获得实际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绿色就业可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帮助美国早日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走出来；作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大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美国的义务和责任，而且有助于美国占据道德高地；还可以通过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增强美国在全球低碳经济领域的竞争力。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积极有所为，利用总统行政办公室（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EOP）绕开国会的压力和阻挠而通过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动气候应对行动；通过环境质量委员会（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CEQ）来协调联邦各机构与白宫之间的气候政策与行动；大力支持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科研与行动；通过的《美国振兴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ARRA）为美国清洁能源研发和气候科学的研究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总统气候行动计划》（The President's Climate Action Plan）推出了广泛的行动内容来推动美国本土以及全球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其中“清洁电厂计划”<sup>①</sup>是该行动计划的核心内容，对美国减排具有重要影响。

在气候外交领域，则不断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的气候合作与会议，尤其值得瞩目的是与中国签署了三份有关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并与中国合作共同推进了《巴黎协定》的签署和生效。<sup>②</sup>该协定为全球气候治理做了顶层制度设计，在设立之初、谈判之中和生效之后都受到美国的重要影响，是一份平衡的方案。

## （二）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气候政策与行动

特朗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观点与立场，尽管有前后矛盾之处，但总体而言，特朗普即便不是“气候变化论”的反对者，也是“气候变化论”

---

<sup>①</sup> “清洁电厂计划”：2014年美国首次对发电企业碳排放做出了限制，要求发电企业2030年的碳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32%。

<sup>②</sup> 刘元玲：《巴黎气候大会后的中美气候合作》，《国际展望》2016年第2期。



的质疑者，这一点与前任总统奥巴马形成显著对比。他曾经多次指出“气候变化是谎言骗局和瞎扯”，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概念，目的是削弱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全球气候大会是“国际社会监管越界的例子，美国应该取消《巴黎协定》”。<sup>①</sup>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观念，面对奥巴马在气候问题上的政治遗产，特朗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命式改革”。对此，环保署前任署长吉娜·麦卡锡（Gina McCarthy）认为“纯粹是倒行逆施”。<sup>②</sup>

特朗普上任以来，无论是在就职典礼的演讲、国情咨文中还是国家战略安全报告等所有意义重要的讲话或文献中，“气候变化”难觅踪影，他明确反对奥巴马政府时期在气候问题上的政策应对，要求搁置、暂缓实施、重新审查并通过相关部门出台修正政策或者直接通过法院判决失效的政策。具体包括：①2017年3月特朗普签署一行政命令，力图取消奥巴马政府制定的大部分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尤其是对美国国内减排具有重要影响的“清洁电厂计划”，最终在七个月后该计划被环保署废除。<sup>②</sup>“拱心石”项目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几经波折，最终还是因为环保问题被否决。然而，在特朗普政府的新政之下，该项目已通过相关环境监测，证明它不会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产生大的影响，是安全的。<sup>③</sup>奥巴马政府时期极力加以反对的对环境和气候有负面影响的争议性项目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就这样被批准。<sup>④</sup>③环保署在2017年4月抹去网站上整个气候变化版面，包括气候变化的基础知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温度数据和环保署如何帮助减少排放量等信息。环保署网页上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也仅仅截止到2017年的1月19日，此后再没

① 刘元玲：《变与不变：特朗普治下美国的气候政策与行动》，《美国蓝皮书（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② 《清算“前任”？特朗普政府正式撤销清洁能源计划》，[http://china.zjol.com.cn/ktx/201710/t20171012\\_5333915.shtml](http://china.zjol.com.cn/ktx/201710/t20171012_5333915.shtml)。

③ “Passing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est,” <http://www.keystone-xl.com/environment/climate-change/>。

④ 《特朗普正式批准“拱心石”输油管线项目》，<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62769505783887&wfr=spider&for=pc>。



更新。<sup>①</sup> ④美国环保署将复议奥巴马时期车型年份在 2022 年到 2025 年之间的机动车排放规格，预示着奥巴马时期定下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以及旨在增强汽车燃油经济性的条例将会被驳回。<sup>⑤</sup>特朗普政府将撤除奥巴马临卸任前实行的离岸开采禁令，长达 40 年的北极地区开采禁令也将被取消。特朗普在其首份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终结了对美国能源的战争！终结了对美丽的清洁煤炭的战争！我们现在是一个骄傲的能源出口国！”<sup>②</sup> ⑥在气候外交上，特朗普在 2017 年 6 月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该协定是 2015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近 200 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一致同意而通过的，为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这是在自愿基础上征集各国意见和建议出台的一份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促进经济发展和确保能源安全的平衡性的协议。《巴黎协定》鼓励各国通过合作、创新和科技突破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低碳化甚至去碳化指明方向。美国的退出，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热议。这意味着：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将终止实施其“国家自主贡献”的减排目标，终止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并要求就该协定中对美国“不公”的条款重新谈判。

## 二 观念的分歧 政策的分野

国际关系研究中常常对国家进行“人格化”假设，即常把国家比作“人”，旨在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国家行为。无论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还是建构主义，这些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均从不同的视角和程度将国家人格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理解国家的内政与外交。例如，建构主义的“社会人”假设，这一点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国际政治的

---

① [https://19january2017snapshot.epa.gov/climatechange/climate-change-basic-information\\_.html](https://19january2017snapshot.epa.gov/climatechange/climate-change-basic-information_.html).

② 特朗普 2018 年国情咨文全文，参见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state-union-address/>。



社会理论》一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该书指出：文化认同对身份构建具有重要影响，而身份的构建又决定了利益的分配，从而对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产生重要影响。<sup>①</sup> 整个过程当中，由不同文化所形成的观念发挥了重要影响。

观念具有重大的影响力量。正如 J. M.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结尾所写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无论对与错，其影响力之大总是会超过常人的理解。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狂人掌权，自以为受命于天，实际上他们的狂想却往往取自数年前某个学者的思想。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然而不论好坏，或早或晚，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sup>②</sup>

此处凯恩斯所言的思想，可以理解为观念的集合，而这种观念的集合也是人类认知系统的核心内容。观念的力量如此巨大，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理论中，也体现在心理学家对个体行为的解读中。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在 20 世纪 50 年代首创了一种名为 ABC 的心理治理理论和方法，该理论认为使人们难过和痛苦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对事情的解释和评价。其中 A（Activating Event）代表的是诱发事件，B（Belief）代表的是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或评价，C（Consequence）代表的是经过此一事件后，个体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后果。也就是说，面对同样的事件，如果个体的信念系统（B）不同，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 ABC 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系统对事物产生不合理不现实的信念是导致情绪障碍和神经症的根本原因。<sup>③</sup>

①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②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Promethues Books, 1997) .

③ 〔美〕阿尔伯特·艾利斯、〔澳〕黛比·约菲·艾利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郭建、叶建国、郭本禹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第 32 ~ 33 页。





在国家人格化的基础上，可以将美国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在解读个体行为的时候，埃里克森的 ABC 理论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在此视角下分析美国不同政府对待《巴黎协定》的不同态度，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因为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对该协定的解读（B）不同，导致的结果（C）也就完全相反。也就是说，面对《巴黎协定》这同一个诱发事件（A），奥巴马政府的信念系统（B1）由于将其解读为这是“合理的、好的”，所以才会持积极拥护的立场（C1）；而特朗普政府的信念系统（B2）将其解读为“不合理的、坏的”，所以才会选择消极退出的立场（C2）。

如前所述，奥巴马政府之所以对《巴黎协定》持积极认可的态度，就在于他相信这是基于科学研究的制度设定，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有效路径，美国加入该协定可以促进美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能够让美国在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世界潮流中发挥引领作用，可以增强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力并占据道德高地。

而特朗普退出该协定的原因，则在于他怀疑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拒绝接受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所达成的主流共识，认为落实《巴黎协定》有损美国经济，对美国不公平；美国需要振兴煤炭业以提供就业岗位来确保美国能源安全，而这一点与国际气候治理的要求相悖；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的“不作为”将使得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效果大打折扣。

实际上，自从气候问题进入美国政策议程以来，对此持积极和消极态度的都大有人在，即便是退出国际性条约或协议这类事情，也都发生过。对此，人们很容易联想到 2001 年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京都议定书》所持的态度，谈判现场美国承诺要加入该议定书，但是考虑到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该协定尚未进入政治程序就宣布了其在美国被拒绝的命运。

### 三 旧戏重现 有何不同

《京都议定书》自身具有强制性法律约束力这一特征成为美国国会议员拒绝签字的理由，因为他们要维护美国经济免受外部约束与伤害；而现在特



朗普政府坚决要退出的《巴黎协定》从本质上讲不具强制性法律约束力，这是一个平衡性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迁就美国的产物。因为，2015年底美国气候特使托德·斯特恩完成谈判从法国带着《巴黎协定》回国时曾宣称“这代表了美国的胜利。”<sup>①</sup>但是，此次特朗普拒绝的理由依旧是要保护美国经济利益免受外来约束与伤害，美国以这种退而不走的身份参加谈判仍旧旨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

2017年11月6日至18日在德国波恩，来自全球196个国家、33家联合国机构、80个政府间组织和1005个非政府组织的2.5万人出席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23届缔约方大会（COP23）、《京都议定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巴黎协定》首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等多个相关活动，这也是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以后召开的首次缔约方大会。在此次大会上，“美国除了在网站上申明所有的资金承诺都没有法律约束力，还公开宣称：美国将继续参加谈判保护美国利益；美国的国内政策还在完善中，公约相关决定不对这些政策造成约束”<sup>②</sup>。

美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积极行动和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无论如何难以取得理想成果。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不仅使全球排放空间进一步趋紧，而且使资金问题雪上加霜，很大程度上会因损害《巴黎协定》的普遍性和实施细则的有效性而影响公约以及迟滞其他机制的气候合作。回顾全球气候治理在过去三十多年所走过的路程，可以说，全球气候治理进步不易，退步却不难。

如前所述，正是基于特朗普政府不同于前任的信念系统，或者说是观念的差异，其最终做出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那么该如何分析和评价这个观念系统，以及特朗普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观念系统具有哪些特点？

---

① CAP, U. S. Special Envoy for Climate Change Todd Stern on the Outcome of the 2015 U. N. Climate Conference,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events/2015/12/04/126751/the-road-through-paris-us-special-envoy-for-climate-change-todd-stern-on-the-2015-un-climate-conference/>.

② 朱松丽、王文涛：《波恩观察第四弹：美国在COP23的表现》，<http://www.tanjiaoyi.com/article-23207-1.html>。





第一，绝对化要求与随意性态度并存。特朗普在胜选前后一直坚持的口号是“美国优先”，他在很多场合都重申了“美国优先”的原则，其中“让美国再次强大”、“让美国人重新获得工作”、“让政府重新为人民服务”以及“让美国重获安全”是其执政的几大原则，也是其以推动就业和经济发展为旨的政策口号。这种“唯我独尊、只向内看”施政纲领既有其国内驱动因素也有国际因素的制约，归根结底是美国内生性因素的驱动所致。这包括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悬殊，中产阶级式微以及阶层固化导致民粹主义兴起；也包括美国因实体经济的相对衰落导致就业问题积重难返；还有美国政治体制的内部张力等因素制约。

这样的背景加上特朗普善变不羁又精于算计的个性<sup>①</sup>，就使得包括气候外交在内的美国对外政策带有“绝对化”的要求，即相比之前更加强调对外交往中一切以维护和增进美国国家利益为主，因此《巴黎协定》必须是对美国有绝对的好处才能考虑，目前特朗普认为“这个协议对美国不公平”，因此放弃。然而其在退出宣言中指出“我们（美国）将重启谈判，看看能否达成一个公平的协议，如果可以那就最好；如果不行那也没关系”，这一点突出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外交中的随意性。

第二，过度化概括与罔顾事实。这一点在特朗普就气候问题发表的观点尤其是他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讲话中表露无遗。特朗普在退出宣言中指出：“即使《巴黎协定》全面执行，所有国家全部遵守，估计到2100年也只能降低0.2的温度。”但实际情况是：《巴黎协定》根本没有确立2100年之前的减排目标，目前的减排目标设定在2025年或2030年。因此，对2100年的减排量不可能做出可信的预测。

在针对中国的陈述中称：“中国仅仅14天的碳排放将彻底消除美国2030年预期的减排量。而我们（美国）不得不花费数十亿美元，失去工作，关闭工厂，我们的企业和家庭将承受更高的能源成本……中国将被允许建造

---

<sup>①</sup> 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



数百座额外的煤电厂。但根据《巴黎协定》，我们不能建造煤电厂，他们（指中国和印度）能……简而言之，协定并不能消除煤炭工作，而是将这些工作从美国转移到国外。”<sup>①</sup>

实际上，特朗普关于《巴黎协定》这点表述是错误的。因为《巴黎协定》并没有对谁使用煤炭做出过详细规定，国家自主减排贡献也是一国自主决定在减排方面的目标等。而他反复提及“停止对煤炭的战争”“重振美国煤炭业”也是罔顾事实、为巩固票仓而自说自话。无论如何，煤炭工业都不可能大规模兴起了，这不仅是煤炭行业使用机械化大生产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解放了劳动力的结果，也是天然气、页岩油等行业的大发展对煤炭行业造成冲击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否有《巴黎协定》，煤炭行业早就大势已去，不可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指望。

有研究指出：“中国已经叫停了一百多个计划中甚至已经部分建设的燃煤电厂，并在未来三年内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 4.93 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能源部 2017 年 1 月发布的美国能源和就业报告，太阳能发电相关就业占美国 2016 年电力发电行业岗位的 43%，化石燃料合计占 22%。煤炭产业发电量确实大幅下降，在过去十年中减少了 53%，同期天然气发电量增加了 33%，太阳能发电量增加 5000%。据估计，2016 年风能产业为美国增加了 24650 个工作岗位，而太阳能新增加了 73615 个工作岗位。而美国煤炭产业目前总就业人数仅为 86035 人。”<sup>②</sup> 哈佛环境中心主任丹尼尔·施拉德（Daniel Schrag）也指出：美国当前的煤炭工人只有几万名（2016 年有五万），这个数字和因为亚马逊或其他高科技失去工作的人数比起来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因此煤炭业只是特朗普用来吸引眼球的一个标志行业，实际经济与就业影响很小。<sup>③</sup>

---

①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trump-paris-climate-accord/>.

② 文佳筠：《缺席的气候正义——中国不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借口》，《文化纵横》2017 年第 6 期。

③ <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7/06/harvard-scholars-react-to-exit-from-paris-climate-accord/>.



所以，在面对该协定时，过度化概括又罔顾事实的特朗普，不仅在有关中国的事实层面，其观点是错误的，还拿中国、印度等作为自己不作为的借口，并以此为重要依据退出《巴黎协定》。

第三，糟糕至极与偏见并存。当年小布什政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将萨达姆政权描述为邪恶至极，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无比错误的。美国处理国际事务时，如果需要放弃或者打击某个对立面，将其描述成糟糕至极是很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小布什时代（甚至至今），反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世界潮流，只是他在这个潮流中的作为过了头，最终成为错误。然而，当下的情况是，倡导低碳环保、绿色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是科研所向、大势所趋、世界潮流，但特朗普认为这个潮流过了头，所以他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算是在为美国“纠偏”，以回归“正途”。

特朗普认为《巴黎协定》糟糕至极，称：“该协定不但严重制约我们的经济，还压根没有体现我们的环保理念……与其说这个协议是保护气候，还不如说是让世界各国占美国的便宜。当我们签署它时，全世界都在赞赏——欣喜若狂，非常开心——因为很简单，它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热爱的美利坚合众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劣势。讽刺点说，我们的经济竞争对手当然希望我们留在协议里，这样我们好继续承受这种自我造成的重大经济伤害。”<sup>①</sup>

这实际上是源于特朗普对气候问题的偏见，就好比小布什对萨达姆政权的仇视根源上在于对异教文明所持的偏见。偏见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偏见的起因很多而且复杂，一方面，偏见可以被视为一种内在倾向性，即个体的人格和心理情绪的机能；另一方面，则是引起（和克服）偏见的环境和情景因素，也可以说是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根源。”<sup>②</sup>

---

<sup>①</sup>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trump-paris-climate-accord/>.

<sup>②</sup> [美] 菲利普·津巴多、迈克尔·利佩：《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邓羽、肖莉、唐小艳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第212~213页。



探究特朗普在气候问题上所形成的偏见，可以说一方面是源于他的人格特质，尤其是他“浓厚的自恋”，有研究指出，“由于明显的自恋，特朗普更多的是根据自身的理念、认识和哲学进行政策方案的选择，而相关的幕僚、助手和团队的意见可能不会特别受到重视”<sup>①</sup>，这一点在特朗普组建的有关气候与环境的团队中有显著的体现，无论是副总统、环保署署长、能源部部长以及他在竞选时期雇用的能源政策顾问，还是对其国内外政策发挥过重要影响的“国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等等，都是与特朗普一样的坚定的反气候论者。

偏见来源的另一个方面在于特朗普所处的美国社会当下正处于精英与大众对垒的阶段，所谓1%对99%的问题。归纳美国各个民意测验，其结果都说明，民意在气候问题上的实际影响和所投入的精力十分有限，若非坚定的环保论者或者是愿意在气候问题上投入时间精力来研究甚至以此为业的人，普通大众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度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特朗普胜选的一大法宝就是锁定中低层民众，尤其是“铁锈地带”的大量的失业以及失落者们，他们更关注的是多的就业机会、低的油气价格，至于全球气候治理，尚未进入他们的“议事日程”。因此为了兑现承诺，特朗普在上任之后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因为美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发生“不测”，因此协定的第28条设定了一个延迟的退出机制，即所有国家除非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否则要退出《巴黎协定》就必须在四年以后才能完成程序。这就促成当下美国“退而不走”的局面，透过2017年第23届气候大会上美国的表现，不得不说该制度设计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制约了美国以让其不能轻易离开，但同时也制约了国际气候治理前进的步伐。

正如有评论指出的：“眼下的问题是，有这么一个大块头在谈判圈子里

---

<sup>①</sup> 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



待着，不仅阻挠进展，更无耻地声明谈出来的结果我想遵守就遵守，不想遵守不遵守，这谈判还能谈吗？能不能设计一个机制，让已经宣布退出协定的美国只能以‘特殊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协定细则磋商和协定缔约方大会，而不能参与谈判？”<sup>①</sup>

回想威尔逊时期，他曾多次强调说：“我的抱负是能看到美国树立一个伟大的榜样，不仅在道德上是一个伟大的榜样，同时在思想上也是一个伟大的榜样，这才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美国的诞生不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在这个世界上有过一个最令人瞩目的积累和使用物质财富的榜样，而是为了向世界每一个地方的人们展示通向正义和自由的道路。”<sup>②</sup> 在威尔逊看来，美国从建立伊始就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是为了伟大的道义目标。如果那可以算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初心”，那么时至今日特朗普在气候问题上的做法可以说已经大大远离了这个初心，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发展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

## 结 语


美国历届总统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议题，都曾经在特定场合下发表过引发争议的观点，尤其是那种竞选前信誓旦旦发表激烈言论，胜任后则有所收敛回归正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特朗普却有所不同。特朗普的独特之处在于，无论胜选以前、上任之时，还是就任以来直到今日，他在各个议题的各个层面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来发表言辞激烈的观点，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与之相关《巴黎协定》只是其所面临的众多内政外交议题中的一个。

相比奥巴马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所持的积极立场和态度，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和政策逆转在美国内外都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本

---

<sup>①</sup> 朱松丽、王文涛：《波恩观察第四弹：美国在 COP23 的表现》，<http://www.tanjiaoyi.com/article-23207-1.html>。

<sup>②</sup> 王立新：《我们是谁？威尔逊、一战与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观念的力量：美国因何退出《巴黎协定》？ 

文在国家人格化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 ABC 理论对此问题进行分析，阐明了不同的观念系统对美国气候外交所产生的影响。当前主导美国气候外交的观念系统呈现出几个特征，即绝对化要求与随意性态度、过度化概括与罔顾事实、糟糕至极与偏见并存。这也反映了美国在外交风格方面更加“向内看”的气质改变，将对全球气候治理发挥深远的影响。

（审读：王孜弘）